

张祖翼藏拓魏碑系列：晋处士石定墓志



[张祖翼藏拓魏碑系列：晋处士石定墓志_下载链接1](#)

著者:李阳洪 著

[张祖翼藏拓魏碑系列：晋处士石定墓志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评分用来对本次购物过程中的

一如既往的好与快。一如既往的好与快。

不错的书，活动购入，值得收藏。

好好好，不错好好好，不错

晋处土石定墓志，很好，值得推荐。

有用的东西，价钱还不贵，买了值～～

印刷很好，非常适合装框悬挂。

内容经典，清晰度高，有点贵了。

碑帖拓本。。。不错。。

不错不错！

好书！！好帖！！好书！！好帖！！

原大彩色影印，拓的也精良，清晰度不错，这一系列选取的都是魏碑或唐碑，个人非常喜欢，许多墓志是很少见的，珍贵资料。

发到武汉也能次日到这么快啊

赞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所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啖醪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求之吾内而观之未有不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风俗之淳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山出没隐见若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撝园蔬取池鱼酿酒漣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晋处士石定墓志: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种文体应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明代徐师曾在《文本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引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特色。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袁可立）先世居凤阳，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卫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种文体应

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明代徐师曾在《文本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引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可立，字礼卿，别号节寰。(袁可立)先世居凤阳，始祖荣，国初以战功屡调坚城卫百户，即今睢阳卫也，遂徙于睢，代以德望著。”

近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字述先，号磊鑫，又号磊龠、濠庐。因寓居无锡，又号梁溪坐观老人，安徽桐城人。张祖翼髫年即好篆、隶、金石之学。篆刻，师邓石如，宗石鼓、钟鼎；隶法汉碑、魏碣，皆出于汉魏三代的吉金乐石，属于典型的碑学书风。亦能行、楷书，兼有碑意。其篆隶成就当高于其行草。中年以后，其精心创作的篆隶作品上，有时会钐有一枚由邓石如所治白文长方印：“八分一字直百金”，这应是当时市场对其艺术品价值的一种认同。西泠印社柏堂后石坊额上隶书“西泠印社”四字，为其所书。张祖翼长期寓居海上，时与吴昌硕、高邕之、汪洵，同称海上四大书法家。著有《磊鑫金石跋尾》《汉碑范》等。他最早提出“海上画派”的名目。偶写兰竹，俱有韵致。力充气足，望而知为书家笔也。卒年六十九。《韬养斋笔记、广印人传、海上墨林》张祖翼是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名士之一。1883年(光绪九年)至1884年，他远赴英国游历近一载，把所见所闻的英国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写成诗歌百首，回国后结集为《伦敦竹枝词》、《伦敦风土记》等书出版；并以孔孟之徒的眼光看近代英国，以“杨柳青青江水平”的笔调写泰晤士河，使得这些作品异趣横生，为人乐读。墓志始于秦汉，发现最早的有秦劳役墓瓦志和东汉刑徒砖志。秦汉之时，墓志少见亦全无系统。

三国时期，魏王曹操提倡俭朴、薄葬，禁止树碑为个人立传，一般的士大夫阶层遂将死者的生平及歌颂文辞镌刻于一较小的石面上，此石置棺内随葬，后经出土，称为墓志。有的文辞用韵语结尾的称“铭”，也称“墓志铭”。墓志的书法往往能体现当时的书法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放在墓里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分上下两层：上层曰盖，下层曰底，底刻志铭，盖刻标题。亦指墓志上的文字。《新唐书·李栖筠传》：“栖筠见帝猜违不断，亦内忧愤，卒，年五十八，自为墓志。”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三》：“字亦作志，则墓志用之，墓志或文或笔，体不一定。”

墓志是坟墓内或坟墓上的碑文，分“志”和“铭”，一般为记述死者生平或悼念性的文字。

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

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墓志铭是给过世的人写的。在古代，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以求得人死留名。在现代，主要是记述一生的重要事件，然后对人做一个综合的评价随葬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多刻于石和砖上，个别以铁铸或瓷烧成。内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和韵语颂辞等。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

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用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为墓志铭。一般多刻于石上，也有写刻于砖上的，还有个别的是用铁铸或瓷土烧成的。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日本、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有墓志，日本的最早出现于奈良时代前期。

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壤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壤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颢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壤署官告，颢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颢才能言，有京兆尹过壤，命颢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壤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壤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壤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壤子颢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持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萧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则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书评

[张祖翼藏拓魏碑系列：晋处士石定墓志 下载链接1](#)